羣鶯亂飛

文·馮衡　畫·家裕

那天我要婉拒別人

一位是與謝太同住在一座大廈中的郁小姐，以前也同桌打過牌，在四個人中，她最年輕，不到二十五歲，可以斷言；貌僅中姿，身上綫條很好，又皚皚白皙。她此前與人合開過旅遊小店，現在結束了。她們立刻開枱，一直賭到九點正結束，沈蕙贏了三千元，謝太與海倫也贏些，郁小姐獨輸五千元，入席進膳，郁小姐對謝太說：

「你到上海後，我祇贏過一場而已！不過九百元之微，這兩個月來輸了不少。」

「像你那樣的年齡應該輸。」謝太說。

「爲些什麼呢？」

「俗語所謂賭場失意情場得意。」

「我在情場也不得意呢！」郁小姐笑着說。

廣東女工請郁小姐去聽電話，她離座五分鐘返，對大家說：

「我要回去，家裏有客人。」郁小姐乾了杯中酒向三人告辭。（五）

「股票又好了，阿蕙！」

「我不知道。」沈蕙說。

「恒指升了十點……」

「此刻你在什麼地方？常先生！」

「我在自己的公司中，我們那邊的金融消息靈通，在我接近的朋友中，你有股票。」

「你的朋友中大戶多呢！」

「祇是朋友，並不接近。任何男人對大戶不感興趣，此戶要小，廣東人所謂細，我重你這細戶。」

沈蕙感到這傢伙現在變了，較前更色情，問他打電話與自己祇是報告恒指升十點嗎，答道：

「下星期三，大會堂有京劇看，一連三天，我有第一夜的票子，我祇要了第一夜，第二、第三夜有應酬，希望請得到你和我同看。」

「那天我要婉拒別人，星期二再通電話吧！」沈蕙很高興的說，相信他對自己興趣更濃了。

「好的，你爲我想辦法。」

「我們是老朋友呢！拜拜。」

沈蕙收綫，對京劇與彈詞，她都有興趣，自己也會哼幾句，唱京劇是梅派青衣，唱彈詞，她是蔣調。

下午沈蕙到了謝家，除謝太、海倫黃外，還有

五：組長也受莫能助

在這條街道中，李秀娥的人緣還是滿不錯的，雖然被列爲反屬，可她本人的身份却是工人。最主要的是她平日肯吃虧，只要力所能及，就盡可能替街坊鄰里做點事情，那些老街坊們也就不把她當成是反屬。可是，那個治保委員何三妹，對李秀娥始終存有成見。

李秀娥去找街坊組長王淑珍，道達來意，希望王淑珍替他向街道派出所的同志講一聲，把德鈞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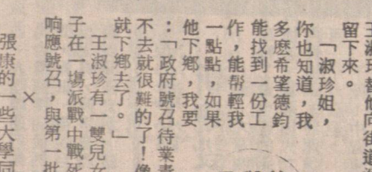
「淑珍姐，你也知道，我多麼希望德鈞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幫輕我一點點，如果他下鄉，我要顧廣州的德才、德能，又要顧他，那我就慘了！」

王淑珍攤攤手，表現出一種無奈，說道：「政府號召待業青年下鄉，就只能下鄉，你想不去就很難的了！像我家的玉珠，還不是說下鄉就下鄉去了。」

王淑珍有一雙兒女，都是紅衛兵，很不幸，兒子在一場派戰中戰死了；女兒在三個月前就已經响應號召，與第一批紅衛兵一齊上山下鄉去了。

×　×　×

張康的一些大學同學，是地下學聯的人，張康與他們有來往。這一天，張康跟他們約定去青年會學扭秧歌，以便解放軍入城時，集體表演。



在飯廳設宴，菜式是由新請的女傭炮製。菜式未上桌，幾個人在客廳先喝酒，談談說說。

此刻，秀文與媛媛走出露台。

兩人發覺兩株尋根樹——桃和柳，都分別在瓷缸上長高許多。

「桃柳長高了！」秀文說。

「就怕它們生長到某一高度便停止了！」媛媛說，視線緊盯着兩顆自己從五間屋帶回來的樹苗。

「理所當然的，」秀文說：「即使你用大瓷缸，也沒多少泥土讓它們發芽滋長。」

「即使這樣，看見兩棵桃柳，我心裡舒服！」媛媛說。

「我了解，我想慧清見到不會好過！」秀文說着稍微蹲伏，伸手輕輕撫拂柳樹的小葉條。

「你是說——」

秀文壓低聲音說：「桃樹柳樹，會提醒她想起桃柳村舊事！」

「讓她回味一下往事，不是很好嗎？」媛媛說，她也伸手撫拂桃樹葉。

在客廳裡跟大哥大嫂談着話的慧清，却不斷把視線投向露台。

秀文當然看到，媛媛也看到。

媛媛自從見過那浮在茫茫海洋上的蜡桃島，心裡已落實了許多，對家裡的自種桃樹、柳樹，更加珍愛了。

「媛，怎麼不問我爲什麼殊榮沒來跟你洗塵？」秀文說。

「去東涌度假十幾天，有什麼塵可洗？」媛媛聳了聳肩說。

「過去你從外邊度假玩樂，回來，媽咪一定爲你設宴洗塵，而殊榮一定是主角之一。」

「你想告訴我一些什麼訊息嗎？」媛媛抬臉望秀文。

「最近，他交上新的女朋友。」

「很好呀！」

「她是華雪珊的乾女兒。」

「他跟華雪珊有來往？」

「最近是有了！」

「太好了！」媛媛衷心地雙手合十。

二一三：桃柳樹高長了

五：觀衆覺得悶了

「也好。」鄭永亨點頭。「其他人先說說自己的看法，先提些意見。」

可是，人們面面相覷，沒人先開口。

「怎麼，還得點名呀？」鄭永亨的目光掃視了大家一遍。「健甫，你先說。」

被總經理點上了，沒法子，古健甫只好小心翼翼開了口：

「咱們的E·Y·E（夜夜笙歌）的英譯「Enjoy Yourself Every·night的縮寫）是電視綜合性節目的星牌，那是毫無疑問的。它的內容，來來去去都是歌舞、訪問、魔術、短劇等等，雖然我們目相當精采，這却是不能否認的。好像，他們的GAG和一些專題小特輯就很不錯，時有佳作，這在我們來說也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唔，你繼續說。」鄭永亨點頭，表示贊同。

「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完全有條件製作專題訪問之類的特輯，而且可做得更好。」古健甫說。

「GAG呢？是不是我們的趣劇全不及人家？」鄭永亨問。

「不能這樣說。可是，人家的GAG有時相當精警，神來之筆，令人忍俊不禁，甚至可以捧腹大笑。而我們的GAG，有的是伸一隻手去猛觀衆的胳膊窩他們也不會笑的。」古健甫這話倒使坐在會議桌前的人笑了起來。

「大學畢業」的「大學」，中國（香港可算入）與美國相同，同是「大學」，但有的是真大學，有的是「鴉鴉鳥」。上海人不客氣，叫「野鶏大學」，原來上海之「嫖」，分作三等，甚至四等，與清末民國之北京一樣。上海由天九骨牌稱呼——頭等曰「長三堂子」；二等名「二」（音腰二）；三等就是「野鶏」了。但「野鶏」實分二類，一是有間樓房的，由婆媽在巷口或去烟格尋客，拉去打炮，清末民廿六年前有此下等，「海上花列傳」細寫過。還有一種則是夜間站娘自己出到巷口，親手拉客，哀哀求告說：「今朝一個生意也沒（沒有），可憐可憐」云云。「野鶏大學」，即指「專以收費、到斯發一文憑」作生意的大小學店而言。

香港呢，大學專上之「學店」不多，但中學小學等級的，確有達到大半屬於「學店」的，四十年來，有從五人小「國英」算補習班」，變成一間上千人的「中學」——學店，再擴充爲分佈港九，許多間自建六層洋樓校舍者。而「司理人」——總經理（當年須作「有限公司」登記，因爲屬於「以牟利爲目的者」），發了大財，於是富而仕，當了「紳士」、委員者不少。但王友春廿一歲畢業的，却是真大學——也是僅有的幾家名大學之一。

他父母生三女，得此一男，雖溺愛，這孩子却肯上進，原因是考入了一間洋小學，只招兩班小一新生，共九十名，決無插班。由於是名中學之附小，可直升讀中學，所以報名的人多，九十個位子，却有三千多個小子報名應考——考幼稚園的功課，指了圖畫問英文單字。巴士呀，樹呀，一二三，衣、帽、鞋、汽車、火車呀。

尤要者是這六歲滿了的孩子的儀表，神氣，丰度——也就可以看出他的遺傳與家境。三千一百之中，選了九十個男孩，王友春是一個。光陰似箭，小學六年、中學五年、大預一二年，他考中了一萬一千人報名的大學——取一千一百多名。他那財主佬父親王子青，同太太商量決定：三女一男，至少大學畢業。將三個女兒都送去了美國鍍金，兒子却留在此地考上極難的大學，一恍四年畢了業——經濟學士。他父親說：

「生意同日本關係多，先留學東洋！」於是親友們，七八個女同學們，來了個大餞行，親送他到機場。他母親拉着他流淚道：「我至今不知道你鍾意哪個女孩子。」

五：小中大學鍍金留學

五：電波傳來材料

着伊蓮娜的手，慢慢走到掛着地圖的牆壁前，另一隻手指着那地圖，「喲，這地方，一會我把行動計劃交給你，這書面材料，你看後將它燒掉，當然不可向外洩露半句。有關的行動細節，都寫得很詳盡。」

「淑珍姐，你也知道，我多麼希望德鈞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幫輕我一點點，如果他下鄉，我要」

「政府號召待業青年下鄉，就只能下鄉，你想不去就很難的了！像我家的玉珠，還不是說下鄉就下鄉去了。」

王淑珍有一雙兒女，都是紅衛兵，很不幸，兒子在一場派戰中戰死了；女兒在三個月前就已經响應號召，與第一批紅衛兵一齊上山下鄉去了。

×　×　×

張康的一些大學同學，是地下學聯的人，張康與他們有來往。這一天，張康跟他們約定去青年會學扭秧歌，以便解放軍入城時，集體表演。

「我們將執行特殊任務，」伊凡洛夫拉充滿信心的。任務很艱巨，但又很光榮！」

伊凡洛夫說完，放開拉着她的手，慢慢走回辦公桌坐下：「來，坐到對面來，材料馬上送到的。」

他按了按桌邊的暗掣，辦公桌的圖文傳真機馬上開動。

十分鐘後，一大叠傳真紙經電波打出密麻麻文字和圖樣。

「可以拿吧？」伊蓮娜見機器停止了，「我想拿回去閱讀。」

伊凡洛夫笑道：「快一點鐘了，剝削你的睡眠時間，抱歉。」

「我會執行特殊任務，」伊凡洛夫拉成它，我將分享你這種榮譽！」

公桌坐下：「來，坐到對面來，材料馬上送到的。」

他按了按桌邊的暗掣，辦公桌的圖文傳真機馬上開動。

十分鐘後，一大叠傳真紙經電波打出密麻麻文字和圖樣。

「可以拿吧？」伊蓮娜見機器停止了，「我想拿回去閱讀。」

伊凡洛夫笑道：「快一點鐘了，剝削你的睡眠時間，抱歉。」

蘇美　諜影　■東尼亞

五：銀紙第一

嚀囉文問酒吧，唔多唔少要靠馬錦祥睇下了。

馬錦祥電話到，嚀囉文曰：「祥哥，有乜貴幹？」

馬錦祥曰：「文哥，我在附近，馬上過來同你斟下。」

五分鐘後，馬錦祥到，曰：「文哥，你周不時話間吧賺錢唔多，有單生意，不知你有冇興趣。」

嚀囉文曰：「祥哥，偏門嘢，唔啲我。」

馬錦祥笑曰：「你開酒吧，亦算偏門。」

嚀囉文曰：「究竟乜生意？」

馬錦祥曰：「有一批珠寶，總值三百八十萬，你有資格做。」

嚀囉文曰：「係賊贓？」

馬錦祥曰：「講明就陳顯南，一半價錢可以買入，運去日本，賺一個半開以上。」

嚀囉文曰：「講笑乎？我何來百六萬咁多錢！」

馬錦祥曰：「文哥，你有計者也，你諗下，賺一個半開以上嘛，係三百八十萬一個半開，我知你在日本有計。」

嚀囉文曰：「我點會有計。」

馬錦祥曰：「你老表阿何，日本台灣兩邊走，撈到風生水起，叫佢食埋喇！」

嚀囉文笑曰：「祥哥，我老表撈得掂係我老表之事，與我無關。」

馬錦祥曰：「文哥，說話唔係咁講，這個世界，銀紙第一也。」

嚀囉文曰：「使你教乎？」

馬錦祥曰：「這個機會不可錯過，文哥，以前你亦曾食過兩單喇！」

嚀囉文曰：「以前？有冇搞錯呀，祥哥，以前並不存在，你明白未？」

馬錦祥笑曰：「我知傷本，一百六十萬，唔少嘢。」

嚀囉文曰：「咁你又攞幾成佣？」

馬錦祥曰：「文哥，有錯，今次幾可以買規矩，絕冇食價。」

嚀囉文曰：「這單嘢我要考慮下至得，即使我有錢，亦要考慮考慮。」

嚀囉文曰：「文哥，我照一貫規矩，絕冇食價。」

馬錦祥曰：「文哥，我知傷本，一百六十萬，唔少嘢。」

嚀囉文曰：「咁你又攞幾成佣？」

馬錦祥曰：「文哥，有錯，今次幾可以買規矩，絕冇食價。」

嚀囉文曰：「這單嘢我要考慮下至得，即使我有錢，亦要考慮考慮。」

嚀囉文